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鐵樹記

第六回 真君訪郭璞尋居 朝廷舉真君孝廉

卻說真君傳得吳君之道，回至本宅，厭居鬧市，欲尋名山勝地，以為棲身之所。聞知汝南有一人，姓郭名璞，字景純，明陰陽風水之道，遨遊江湖。真君敬訪之，欲問擇居之事。璞一日早起，見鴉從東南而鳴，遂占一課，斷曰：「今當有一仙客，姓許名遜者到我家中來，請我卜擇居地。此人他日有神仙之分。」至日中，家童果報曰：「客至矣。」璞聞之，慌忙出迎，揖讓而進，分賓主坐。璞問曰：「先生莫非許敬之乎？」真君曰：「公何以知之？」璞曰：「某今早卜一卦，應先生今日至，欲彩居址之事。未知果然否？」真君曰：「誠然。念許遜南昌人，敞居鬧市，厭車馬之喧嘩，苦紅塵之擾攘。久聞先生通天文、地理、曆數之書，敢煩博採名山，另遷居址。未知君意若何？」璞曰：「許先生儀容秀偉，骨骼清奇，非塵中人物。富貴之地，不足以居先生。居先生者，其神仙之地乎？」真君曰：「昔日呂洞賓居廬山而成仙，鬼谷子居雲夢而得道。今或無此吉地麼？」璞曰：「有，有，但當遍歷耳。」

於是命僕童收拾行囊，與真君同游江南諸郡，採訪名山。行至廬山，璞曰：「此山嵯峨雄壯，湖水還東，紫雲蓋頂，累代產升仙之士。但山形屬土，先生姓許，羽音屬水，水土相剋，不宜居也。但作往來游寓之所則可矣。」又行至饒州鄱陽，地名傍湖，璞曰：「此傍湖，富貴大地，但非先生所居。」真君曰：「此地氣乘風散，安得擬大富貴耶？」璞曰：「相地之法，道眼為上，法眼次之。道眼者，憑目力之巧，以察山河形勢。法眼者，執天星、河圖、紫薇等法，以定山川吉凶。富貴之地，天地所秘，神物所護，苟非其人，見而不見。俗云：福地留與福人來，正謂此也。」真君曰：「今有此等好地，先生何不留一記，以為他日之驗？」郭璞乃以詩為記雲。

詩曰：

行盡江南數百州，惟有傍湖出石牛。
雁鵝夜夜鳴更鼓，魚鱉朝朝拜冕旒。
離龍隱隱居乾位，巽水滔滔入艮流。
後代福人來遇此，帝子王孫八百秋。

許郭二人，又行至宜春棲梧山下。有一人姓王名朔，亦善通五行曆數之書、三教九流之道，見許、郭二人，登山采地，料必其異人，遂迎至其家。詢姓名已畢，朔留二人宿於西亭，相待甚厚。真君見其人誠意懇懇，乃告之曰：「子相貌非凡，可傳吾術。」遂密授修煉仙方。王朔頓首拜謝。郭璞曰：「此居山水秀麗，宜為道院以作養真之地。」王朔從其言，遂蓋起道院。真君援筆大書三字，以作牌額於其上，曰「迎仙院。」王朔感戴不勝，二人相辭而去。

遂行至洪都之西山之地，地名金田。則見嵯峨峨峨的山勢，突突兀兀的峰巒，活活潑潑的青龍，端端正正的白虎；圓圓淨淨的護沙，灣灣環環的朝水。山上有蒼蒼鬱鬱的虬髯美髯，山下有翠翠青青的鳳尾修竹。山前有軟軟柔柔的龍須嫩草，山後有古古怪怪鹿角的枯樟。也曾聞華華采采的鸞吟，也曾聞昂昂藏藏的鶴唳，也曾聞咆哮咆哮的虎嘯，也曾聞呦呦詵詵的鹿鳴。這山呵，比浙之天台，更生得奇奇絕絕。比閩之武夷，更生得峇峇嶢嶢。比池之九華，更生得迤迤邐邐。比蜀之峨嵋，更生得秀秀麗麗。比楚之武當，更生得尖尖圓圓。比陝之終南，更生得巧巧妙妙。比魯之太山，更生得蜿蜿蜒蜒。比廣之羅浮，更生得蒼蒼奕奕。真個是天下無雙勝境，江西第一名山！有詩為證。

詩曰：

形勢蜿蜒磅且磅，奇奇怪怪色蒼蒼。
巖岩不改清堪挹，厚重無遷靜有常。
飛盡雲煙聞錦繡，發生草木煥文章。
分明是個神仙宅，萬古精英此處藏。

卻說郭璞先生，行到此山麓之下，前一觀，後一察。左一顧，右一盼，遂放下一個小團團的羅經，定了去處。取出一枚細尖尖的玄針，審了方向，撫掌大笑曰：「璞相地多矣，來嘗有如此之妙！若求富貴，則有起歇。如欲棲隱，大合仙格。觀其岡阜厚圓，位坐深邃。三峰壁立，四環雲拱。內外勾鎖，無不合宜。大凡相地兼相其人，觀君表裡，正與地符。且西山屬金，以五音論之，先生之姓，羽音屬水，金能生水，合得長生之局。捨此無他往也，但不知此地誰人為主？」

言未罷，忽旁有一樵夫指曰：「此地乃逍遙公之業，其人姓名名寶，舊居之所也。」真君曰：「金公為人如何？」樵夫曰：「其人樸直公正，博施濟人。」真君一聞此言，不勝之喜。二人徑訪其家。金公欣然出迎，禮畢，敘賓主而坐，歡若平生。金公問曰：「二位仙客，從何而至？」郭璞曰：「小子姓郭名璞，略曉陰陽之術。因此位道友姓許名遜，欲求棲隱之地，偶彩寶莊正合仙投。欲置一居以為修煉之所，不知尊翁肯慨然許否？」金公曰：「竊觀許君仙風道骨，誠非塵埃中人，第恐此地褊小，不足以處許君。如不棄，即當奉許君居之。且寒莊薄地數畝，悉當相贈。」真君曰：「雖蒙千金之諾，願尊公訂價值多少，惟命是從。」金公曰：「大丈夫一言，萬金不易。愚老拙直，平生不立文券。」乃與真君索大錢一文，中破之，自收其半，一半付還真君。真君叩頭拜謝，三人分別而去。於是真君辭了郭璞，擇取吉日，挈家父母妻子，凡數十口，徙於西山居。

（原書下有缺頁）

士取進朝廷以保國家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！」武帝聞奏，即降下凡一詔書，徑往取九州地面，敕令有司，各要保舉賢良方正之士，入朝取用。

卻說豫章郡太守范寧，見真君孝養二親，雍睦鄉里，輕財利物，即保舉真君為孝廉，上表奏聞武帝。武帝即遣使臣東帛齎詔，取真君為蜀郡旌陽縣令。真君以父母年老，不忍遠離膝下，遂上表辭職不就。表雲：